

考古学集刊

11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考古学集刊

考古杂志社 编辑

主编 王仲殊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11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北 京 ·

责任编辑 杨光辉

特约编辑 顾智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考古学集刊 11/王仲殊主编;考古杂志社编.-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12

ISBN 7-5000-5887-X

I. 考… II. ①王… ②考… III. 考古学-中国-文集 IV. K8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6373 号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21.25 印张 32 插页 454 千字

印数:1-2000 册

国内定价:65.00 元

考古学集刊

第 11 集

目 录

内蒙古巴彦淖尔盟的史前时代遗存	
——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古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之一	陈星灿 (1)
1982、1985 年河南郑州市大河村遗址发掘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32)
内蒙古准格尔旗二里半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84)
辽宁锦西市郗集屯小荒地秦汉古城址试掘简报	吉林大学考古学系 (130)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山东章丘市汉东平陵故城遗址调查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154)
河南安阳市郭家湾汉墓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187)
山东长清县明德王墓群发掘简报	山东济南市文化局文物处 (221)
	长清县文物管理所
试论三峡、宜昌地域的巴楚文化	彭万廷 王家德 (242)
中国瓷器起源的研究	
..... 叶宏明 曹鹤鸣 叶培华 沈世耕 程朱海 叶国珍 周绍达 胡兆雄	(251)
试论南方古代名窑中心区域移动	权奎山 (276)
山西翼城县马尾巴山遗址调查收获	山西省侯马市文物工作站 (289)
山东四处东周陶窑遗址的调查	山东省利津县文物管理所 (292)
浙江江山市庵前汉墓清理	浙江省江山市博物馆 (298)
湖北随州市南北朝墓	湖北省博物馆 (301)
浙江象山县南堡寨前清理一座唐墓	浙江省象山县文管会 (304)
福建南平市茶洋窑址发现宋代瓷枕	福建省南平市博物馆 (306)
山东沂水县金代墓葬	山东省沂水县博物馆 (308)
山东沂水县清理两座元墓	山东省沂水县博物馆 (311)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草目 (五)	孙贯文 遗作 (313)

KAOGUXUE JIKAN

(Papers on Chinese Archaeology)

No. 11

Contents

Chen Xingcan , Neolithic Remains in Bayinnur League, Inner Mongolia ; Systematization and Study of the Archaeological Data of the Sino-Swedish Scientific Expedition to the North-Western Provinces of China (I)	(1)
Zhengzhou Municip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 Excavation at the Dahecun Site in Zheng Zhou City, Henan , 1982 and 1985	(32)
Inner Mongolian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 The Secondary Excavation of the Site at Erliban in Jungar Banner , Inner Mongolia	(84)
Archaeology Department, Jilin University , Trial Excavation of the Qin-Han City-site at Xiaohuangdi, Taijitun, Jinxi City, Liaoning	(130)
Shandong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 Survey of the Han City-site at Dongpingling, Zhangqiu City , Shandong	(154)
Anyang Archaeological Team, IA, CASS , Han Tombs at Guojiawan, Anyang City, Henan	(187)
Office of Cultural Relics, Jinan Municipal Bureau of Culture, Shandong , Excavation of the Gravegard of Prince Dewang, Ming Period, in Changqing, Shandong	(221)
Peng Wanting and Wang Jiade , On the Ba And Chu Cultures in the Yichang Areas , Three Gorges Region	(242)

Ye Hongming and Others, A Study of the Origin of Chinese Porcelain	(251)
Quan Kuishan, On the Shift of the Central Areas of Ancient Famous Porcelain Wares in South China	(276)
Houma Municipal St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Shanxi Province, Results of the Survey at the Site on Maweiba Hill in Yicheng County, Shanxi	(289)
Lijin County Office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Ancient Monuments, Shandong Province, Survey of Eastern Zhou Pottery-making Kiln-sites in Shandong	(292)
Jiangshan Municipal Museum, Zhejiang Province, Excavation of a Han Tomb at Anqian, Jiangshan City, Zhejiang	(298)
Hubei Provincial Museum, A Tomb of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Period in Suizhou City, Hubei	(301)
Xiangshan County Commission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Ancient Monuments, Zhejiang Province, A Tomb Excavated at Nanbaozhai, Xiangshan County, Zhejiang	(304)
Nanping Municipal Museum, Fujian Province, Porcelain Pillows of the Song Period Discovered on the Kiln-site at Chayang, Nanping City, Fujian	(306)
Yishui County Museum, Shandong Province, Tombs of the Jin Period in Yishui County, Shandong	(308)
Yishui County Museum, Shandong Province, Yuan Tombs Excavated in Yishui County, Shandong	(311)
Su Guanwen's posthumous work, A Preliminary Catalogue of the Rubbings of Ancient Stone Inscriptions in the Collection of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V)	(313)

内蒙古巴彦淖尔盟的史前时代遗存

——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古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之一*

陈 星 灿

一、西北科学考察团活动始末^①

(一)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缘起

从1885年至1909年,瑞典著名探险家和地理学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对包括我国西部在内的中亚地区进行了三次探险活动。1926年,他借德国汉莎(Luft-hansa)航空公司企图开辟德中航线的机会,组织了一个由瑞典、德国的科学家和德国航空人员在内的人数众多的探险队,准备对我国西北的广大地区进行多学科考察^②。

1926年底,赫定来到北京。他通过曾任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G·Andersson),与当时的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和翁文灏进行协商。丁文江代表北洋政府与赫定草拟了一个有损中国主权和声誉的协定。该协定中最苛刻的两点是:“(一)只容中国人二人负与中国官厅接洽之义务,限期一年,即须东返;(二)关于将来采集之历史文物,先送瑞典研究,一俟中国有相当机关再送还。”^③1927年3月7日,丁、安为赫定策划的草案被公开揭露以后,全国舆论大哗,在北京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的倡导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十多个单位的有关人士,多次在北京大学召开大会,强烈反对这个有损国格的协议草案。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经过多次协商,推举北京大学教授刘复(字半农)与赫定磋商。最后,1927年4月20日,在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第九次会议上,由当日主席、古物研究所所长周肇祥为代表与赫定逐条拟定了“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为组织西北科学考察团事与瑞典国斯文·赫定博士订定合作办法”十九条。4月26日,周肇祥与赫定代表中瑞双方在协议上签字,规定以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为主体,由中瑞双方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④。

在这十九条协议中,除了成立考察团理事会,设立中瑞双方团长外,最突出的是采集品的归属问题。协议第十四条规定:“(一)关于考古学者,须经交与中国团长或其所委托之中国团员归本会保存。关于地质学者,其方法同上。但将来运回北京之后,经理事会审查,得以副本一份

* 本课题的研究得到台湾“中流”文教基金的资助。巴盟之外部分的考古资料的整理与研究,见曹勇:《内蒙古、甘肃、新疆地区的史前时代遗存——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古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之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硕士论文)。

赠与斯文·赫定博士。”^⑤在这场针锋相对的斗争中,中国的科学工作者不卑不亢,不但维护了祖国的尊严,而且赢得了与外国科学家平等合作的机会。

(二)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构成

从1927年4月西北科学考察团成立到1935年欧洲团员全部离开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经历了8年的历程。斯文·赫定把它分为三个时期,即从1927年至1928年5月为第一个时期;从1928年5月至1933年秋是第二个时期;从1933年秋至1935年为第三个时期^⑥。

在最初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中,中国团员10人,欧洲团员17人。

中国团员有:

徐炳昶(旭生) 北京大学教务长,哲学系教授,担任中方团长。
袁复礼(希渊) 地质学家,清华大学教授,1928年后担任代理团长。
黄文弼(仲良) 考古学家,北京大学历史系助教。
丁道衡(仲良) 地质学家,北京大学助教。
詹蕃勋(省耕) 华北水利工程师。
龚元忠(狮醒) 北京历史博物馆照相员。
崔鹤峰(皋九) 工程师。
马叶谦(益占) 北京大学物理系三年级学生。
李宪之(达三) 北京大学物理系二年级学生。
刘衍淮(春舫) 北京大学物理系一年级学生。

欧洲团员有:

斯文·赫定 地理学家、探险家,瑞方团长。
拉尔生(F·Larson,中文名兰理训) 队长,负责旅行中的一切事务。
郝默尔(D·Hummel) 医生,兼作人类学测量。
那林(E·Norin) 地质学家。
贝格满(F·Bergman) 考古学家。
哈士伦(H·Haslund) 副队长。
郝德(W·Haude) 气象学家。
米伦威(F·Muhlenweg) 担任会计主任。
李伯冷(P·Lieberenz) 电影摄影师。
钱默满(E·Zimmermann) 大佐。
韩普尔(C·Hempel) 大佐。
海德(W·Heyder) 大佐。
马歇尔(B·Marschall) 爵士。
华志(F·Walz) 大佐。
狄德满(H·Dettman)
马森伯(E·Massenbach) 伯爵。
冯考尔(Von Kael)^⑦

除正式团员外,中国的3名采集员白万玉、靳士贵和庄永成也参加了考察活动,并作出积

极贡献。1928 年春考察团到达新疆后,由于中国政府不同意开辟航线,大部分德国团员回国,考察团进入第二个时期,其间又加入的中外团员如下。

中国团员:

陈宗器 1929 年 10 月参加,清华大学助教,地磁学家。

郝景盛 1930 年参加,植物学家。

徐近之 1931 年参加,南京中央大学学生,气象助理。

胡振铎 1931 年夏参加,南京气象所观测员,气象助理。

刘慎谔 1931 年参加,植物学家。

欧洲团员:

安博特(N·Ambolt) 1928 年底加入,天文学家。

布林(B·Bohlin) 1929 年夏加入,古生物学家^⑧。

贝克赛尔(G·Bexell) 1929 年夏加入,植物学家。

郝诺尔(N·Horner) 1929 年夏加入,地质学家^⑨。

各科学学者的参加,为科学地全方位地考察我国西北地区奠定了基础。

(三)西北科学考察团活动概述^⑩

在斯文·赫定征得北洋政府外交部的同意后,德国队员于 1927 年 2 月 6 日经西伯利亚赶到北京,2 月 12 日瑞典团员也来到北京。此后不久,他们奔赴包头等待出发。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成立后,5 月 9 日,徐炳昶团长率领 9 名中国团员和斯文·赫定团长及郝默尔大夫乘火车离京赴包,西北科学考察团于此拉开序幕。

中西队员会合后,在包头稍事休息,5 月 20 日启程,沿北偏西方向前进。6 天后到达百灵庙(贝勒庙)以西 40 公里的哈那郭罗,一方面等待从天津运来的给养,同时开始对哈那河畔及周围地区进行考察。6 月底,准备工作基本就绪,考察团拟定分三路奔赴新疆。7 月 1 日,北队的那林、贝格满、丁道衡先行出发。7 月 4 日,以袁复礼为队长的南队出发,队员有詹蕃勋、龚元忠、白万玉等,全部由中国人组成。7 月 22 日,以赫定和徐炳昶为首的大队(中队)出发。全体队员靠骑驼和步行赶路。北队在出发后不久即发现了著名的白云鄂博铁矿,以后略向西南方向行进,与大队路线时断时合。南队所走路线稍南,但基本与大队路线重合。南北两队约在南北四五十公里的范围内向西进发。9 月 20 日,南队赶到黑察布齐,然后折向西南,进入甘肃民勤境内。大队和北队从巴彦淖尔盟的山得庙一直向西,然后偏北,经阿拉善沙漠,分别于 9 月底和 10 月初到达额济纳河畔。南队至民勤后再西行,至山丹县后折向北行,逾巴丹吉林沙漠,于 11 月底到达额济纳河。此时大队和北队(已合)已经进入新疆境内,南队步大队后尘,向西经吐鲁番,于 1928 年 3 月抵达乌鲁木齐(迪化)。

经过一段休整。1928 年 3 月至 4 月,团员们先后奔赴新疆各地,展开了大规模的考察活动。拉尔生、冯考尔等德国航空人员陆续回国,赫定和徐炳昶也因经费和新疆政局的问题,先后离开了新疆,由袁复礼代理团长,指挥新疆的整个考察工作。1929 年,经理事会决定把考察工作再延长 2 年,其间郝德、那林、丁道衡、黄文弼等在南疆考察了气象、地质和历史遗迹;袁复礼则主要在北疆进行地质、考古的考察。1929 年 5 月,布林、陈宗器、贝克赛尔、郝诺尔、贝格满赴额济纳河,贝格满发现了大批汉简。陈宗器和郝诺尔又奔赴罗布泊,布林、贝克赛尔则考察了河

西走廊和青海北部。贝克赛尔和陈、郝都分别于1930年2月至5月间回到北平。1931年,徐近之、胡振铎和刘慎谔又参加入团,他们分别考察了额济那河和塔克拉玛干沙漠。1932年初春,袁复礼率队东归,同年5月到达北平,历时5年,功绩昭著。1933年春,其他地区的考察队员也相继回到北平,第二个时期结束。1933年秋,中国政府为了开辟到新疆的公路,资助赫定再次对西北地区进行考察。中国和瑞典的科学家乘汽车参加了这次包括考古学、植物学、地理学、气象学的多学科考察。1935年,欧洲团员回国,中瑞合作的西北科学考察活动至此告终。

(四)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成果

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中外团员的努力和中国各族人民的友好支持下,风餐露宿,战胜难以想象的困难,取得了极大成功。这次考察的规模和成就,无论在中国近代科学史上还是在世界科学史上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在地质学、古生物学方面,丁道衡等发现了著名的白云鄂博铁矿,袁复礼发现了轰动世界的近百个恐龙个体,具有重大的生产和学术价值。考古方面,考察团在内蒙古、新疆、甘肃等省区发现了数以万计的细石器及其他文化遗物,贝格满等在额济那河发现了1万余枚汉代竹、木简,黄文弼对南疆进行了细密的考察,对研究新疆古代民族的历史和地理状况作出了很大贡献。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植物学、气象学、地理学、地磁学等方面的成绩也都非常突出。不仅如此,考察团还培养出一批学者,当年的学生后来分别成为各个学科的著名专家,取得了世界声誉。

在采集的数以万计的地质学、古生物学、考古学等标本的基础上,考察团诸人出版了大量的专著和论文。瑞典方面至1980年出版了50本冠以“中瑞考察团”名字的报告集。中国方面出版的著作有丁道衡的《白云鄂博铁矿》、《新疆矿物志》,黄文弼的《高昌砖集》、《罗布淖尔考古记》、《西北史地论丛》(部分是解放后调查的研究报告),徐炳昶的《徐旭生西游日记》,袁复礼《蒙新五年行程记》(2卷),以及他们发表在国内外杂志上的数十篇单篇论文。198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出版的《居延汉简甲乙编》也是这次考察的成果之一。

关于这次考察的史前考古的遗存,部分已由贝格满(F·Bergman)和马林格(J·Marriger)整理成报告,分别于1939年和1950年在瑞典出版^①。这些整理出来的部分大多是由贝格满所在的北队和赫定所在的大队以及1933年~1935年汽车考察队采集的。这部分标本1935年运抵瑞典研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由徐炳昶向组织提出收回,经交涉,已运回两批,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还有最后一批,尚留在瑞典,有待收回。当时没有运到瑞典的文化遗物和其他标本,由于日寇入侵,1937年匆匆选择了各样7箱运往青岛,然后南运;10箱标本运往武汉,都下落不明。其余标本留在北京,藏在辅仁大学的地窖里,得以幸存。解放后,在袁复礼的主持下,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派出杨圣泉、杨秋涛二人协助袁复礼对各种标本(主要是考古标本和地质标本)造册整理。基本完毕后,考古标本分别于1955年、1958年和1975年送回考古所保存。这批标本大多是由袁复礼所在的南队采集的。我们现在整理的便是他们在内蒙古采集的一部分。

考察团经过的地区大多是在阴山以北和阿拉善、巴丹吉林沙漠以及新疆南北,这里气候恶劣,人迹罕至,解放后虽在这些地区做过一些工作,但多不系统。因此,尽管考察团的考察活动远在半个世纪以前,但是他们采集的这批考古遗物对于了解内蒙古、新疆等地区的史前文化却是弥足珍贵的。

二、袁复礼队所经过的主要路线及其地理环境

我们现在整理的这批标本主要是由袁复礼为队长的南队采集的。此外还包括部分分队在包头的采集品、中队采集的标本以及袁复礼率队东归时采集的标本。采集的时间集中在1927年5月至1927年9月18日袁队自内蒙古奔赴新疆期间和1932年3月至5月袁复礼自新疆返京期间。活动地域除了包头之外,大部分属于今内蒙古巴彦淖尔盟的范围(东面有几个点属于今乌兰察布盟,但它们与巴盟在地理和气候的分区上属于一类地区)。因为包头的标本仅仅是一个点,而且不太复杂,所以我们主要对巴盟的考古遗存进行整理和研究。

(一)袁队所经路线及发现遗址

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包头停留了半个月,在包头城东北的河边高地上发现了含有细石器、磨光石器及陶器的遗址多处。到达哈那郭罗驻地(东经 $109^{\circ}53'12.5''$,北纬 $41^{\circ}40'56''$)^⑧以后,队员们在阿木赛河畔、哈那河畔发现了多处史前时代的遗存,地点多在河畔的台地上。袁队在7月4日启程后,向西不远,即在叶尔根尼堪和西叶尔根尼堪发现了石器时代遗存。叶尔根尼堪为罕纳河(哈那)^⑨之一源。采集石器的地点就在低缓山梁的南坡下。在此以西0.5公里左右是西叶尔根尼堪,于山的南坡和北坡上也发现了不少石器。再向西走,是一个小盆地,其中有两个小干湖。在盆地北的哈拉塔克山,盆地西的莫尔古齐克山,盆地南的格齐克山和更西的喀拉诺尔都发现了石器及其他文化遗物。尤其是格齐克,袁队共在此发现石器7000余件。据袁复礼推测,格齐克山“颇似一较新之火山口”,而格齐克则可能是一石器时代的制造场。袁队曾在格齐克山北口外进行试掘,得陶片百余,均系灰色,带绳印纹,“颇似仰韶期之物”。过了格齐克,袁队多在河谷穿行,并在羊肠子沟发现“农户数家”,认为这里是汉人最北之“民地”。

以后袁队继续西行,又在塔格齐拉、海流图、扣扣叶尔根发现了部分石器时代遗址。8月17日,袁队到达红官鄂博,在山的北麓河岸上拣到石器及彩陶片若干,并在此停留作图及试掘。其后,袁队稍向北折,又向西行,途径哈拉托罗盖,发现石器700余件和少许陶片。又西行,经过老虎口。老虎口西有大山,有干河向东趋下,河口有小山,山南麓石器颇多。以上的地点多在今乌拉特中旗境内。

过老虎口后,袁队转向西南方向。9月6日,到达胸流(曲流)河,河流潜行。在胸流河以及南部的山得(丹)庙(东经 $106^{\circ}24'52''$,北纬 $41^{\circ}11'12''$)发现了石器若干,山得庙是蒙语“水草丰美”的意思。9月16日,入柯博诺尔,在沙丘中得石器若干。据袁日记说,这里曾经是一个大湖,1927年已近干涸。石器就散布在湖南北岸的沙丘中。又南行,至塔林黑沙图,在此采得磨制石器、众多的细石器及部分陶片。9月20日以后,袁队继续南下,进入阿拉善地界。以上地点皆在乌拉特后旗境内。

1932年3月初,袁复礼率民工从新疆东来进入今巴彦淖尔盟地界。3月15日在中蒙交界处不远的栅栏忽都克发现了大量的细石器及陶片。这里是典型的沙漠地貌。以后考察队折向东南,又在达赖郭罗的沙丘中觅得石器少许。到达山得庙后,即转向东北,基本上与西来路线重合,又发现了零星的文化遗物。栅栏忽都克、达赖郭罗皆在乌拉特后旗境内,参见《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巴彦淖尔盟考察路线图》(图1)^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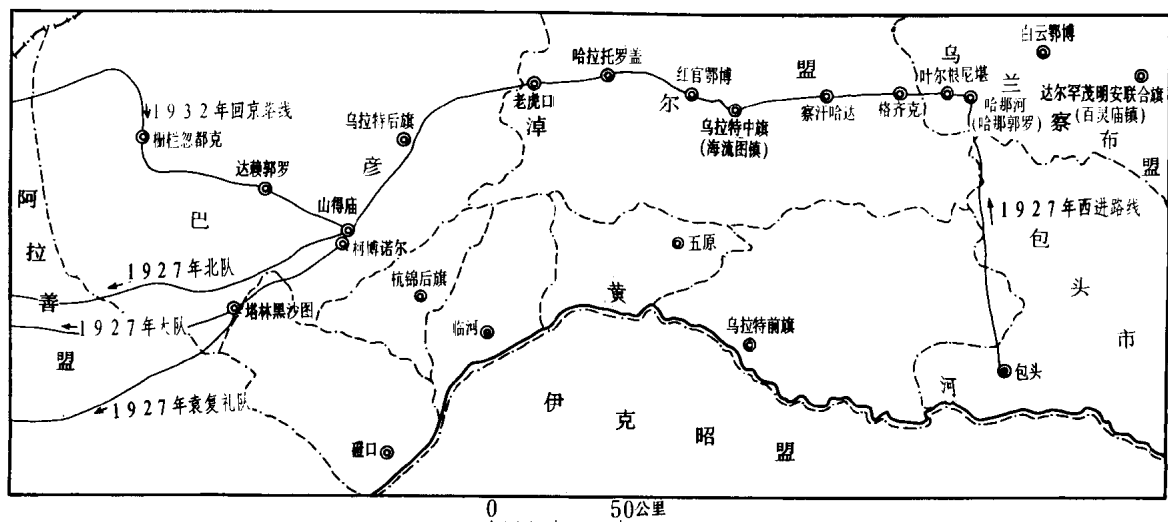


图1 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巴彦淖尔盟考察路线图

(二) 巴彦淖尔盟北部的地理环境

西北科学考察团自哈那郭罗至阿拉善盟,所经地区基本上是阴山和狼山以北的巴彦淖尔盟北部地区,在自然景观上属于乌兰察布高原的一部分。

乌兰察布高原深处内陆,又受阴山阻挡,故气候干燥。年降雨量 150 毫米~250 毫米,东多西少,西部甚至不到 150 毫米。年平均温度 2 摄氏度~6 摄氏度,东低西高,1 月平均气温 -14 摄氏度~-20 摄氏度之间,7 月平均温度 22 摄氏度~24 摄氏度。该区属荒漠草原棕钙土地带,地势由南向北倾斜,海拔由 2200 米降低到 900 米,至中蒙边界又略有升高,为一低山丘地带。荒漠草原的特征是由草原向荒漠的过渡,气候上属干旱地区,植被以小茅系列的若干种类和短花针茅与小半灌木蒿类以及盐生半灌木、灌木组成。就植被覆盖情况看,草本自东向西减弱,灌木、半灌木自东向西加强。荒漠草原棕钙土的东半部为荒漠化草原棕钙土,西半部为草原化荒漠淡棕钙土,前者属草原带,后者属荒漠带的范畴。由于气候干燥和长期放牧破坏的影响,该区牧草覆盖率很低,西北已与阿拉善沙漠连成一片,许多地区人迹罕至,十分荒凉^⑤。

在经济分区上,巴彦淖尔北部地区主要是畜牧区。阴山北麓的良好牧场已被开垦为半农半牧区和农区,只剩下北部更干燥的草原和西北部的沙漠。干旱再加上人为的破坏,牧场受到严重威胁^⑥。

三、文化遗物

西北科学考察团只在部分地点做过小规模发掘,因此绝大部分文化遗物是地面采集的。我们从袁队等采集的数万件标本中挑选出有确定地点的 5000 余件较好的标本进行分类研究。我们仍采用原编号,为方便起见,只在绘图的标本编号后面加上新编号。采集的文化遗物以石器为主,包括细石器、石片石器、磨制石器三个种类。质料多是火山岩,包括玉髓、碧玉、

硅化泥质板岩、凝灰岩、玄武岩、石英等多种,其中以玉髓加工的石核最典型。陶片不多,从质料上分有夹砂陶、泥质陶;从外形上分有彩陶、红陶、黑陶、灰陶等;在大多数出土地点都与石器共存。装饰品有石、骨等质料做成的石坠、人面饰、骨片及兽牙等(插图中缩略语的原意是:包:包头;哈那:哈那河畔;哈克:哈拉塔克;莫尔:莫尔古齐克;格:格齐克;察汗:察汗哈达;莫多:莫多鄂博;哈盖:哈拉托罗盖;胸:胸流河;柯博:柯博诺尔;塔林:塔林黑沙图;栅栏:栅栏忽都克)。

(一)细石器

细石器的概念正趋于一致。除了公认用间接法或压剥法所产生的细石核、细石叶以及细石叶加工的工具属于细石器的范畴外,某些同志还认为用直接打击法打击的细小石片也可归入细石器。我们同意安志敏先生的意见,即只把用间接法或压剥法产生的细石核、石叶、石叶工具等划归细石器^①。

细石核 354件,可分为八式。

I式: 楔形石核 144件。呈扁平楔形,平顶或稍有倾斜。顶部台面大多经过多次修理。一般从台面的一端剥叶,工作面上皆留有剥离石叶的条状痕迹。与工作面相对的侧缘及底缘一般都具有经过交互打击而形成的比较尖锐的“刃缘”。楔形石核中有一部分是所谓的舌形石核坯断裂为二分之一后形成的。有人曾推测这种舌形器部分是由原来的工具废弃后再加利用的。根据我们对楔形坯及楔形石核刃缘的观察,似乎专门制作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这些过去被当成“楔形石核石器”的主要证据的所谓“刃缘”,可能是剥离石叶时需要加固而特意制成的。楔形石核的大小和长短变异很大,台面角的变异也很大,根据动态类型学^②的观点,这些都是剥叶过程中不同阶段的遗留物。当台面角过大或过小的时候,只要修整一下台面,石核仍旧能够继续剥叶,直到小得不能剥叶为止。193208-2:1,形体大,石叶条痕长而宽,但台面角较大,如果继续剥叶,需要修整台面(图2-1)。10210:1,体较扁,石叶条痕细而长,但台面角小(图2-2)。10290:1,形体小,石叶条痕细而短,台面较宽,但台面角较小,虽不修台面也能继续剥叶(图2-3)。长2.5厘米~5.5厘米,宽1厘米~4厘米,厚0.5厘米~2.3厘米。

II式: 圆锥形石核 48件。作规则的圆锥形,台面圆或椭圆。一般沿台面四周进行剥叶,条状痕迹细密规整,表现出良好的剥叶技术。但是,大部分圆锥形石核的坯体上,约有三分之一至五分之一的部分没有经过剥叶。在剥叶不充分的石核上,还可看到与楔形石核的尖锐侧缘相似的采取交互打击而成的侧缘。有的虽无侧缘,但已经过修整,也没有剥叶痕迹。10381:1,体长,剥叶规整,台面角较大,在与工作面对应的侧面有一个斜“刃缘”(图2-4)。193208-2:2,台面作圆形,在与工作面对应的一面,经过反复修整,亦无剥叶痕迹(图2-6)。10278:1,全身剥叶,一面剥离石叶的条痕细密,另一面则较宽长。据观察,宽长条痕的一面,原来也有尖锐的刃缘(图2-5)。长2.5厘米~6厘米,台面半径0.6厘米~1.25厘米。

III式: 半锥形石核 7件。为圆锥形石核之一半。工作面为一弧形宽面,后面为打制的平面。可能系圆锥形石核破裂以后的重新利用。半锥形石核与圆锥形石核基本上属于一类,但是考虑到它反映了技术上存在需要改进的问题,故将其单独分类列出。10407:1,一面平直,无剥片痕迹。其余面留有细密的条状痕迹(图2-7)。高2厘米~4厘米,宽1.2厘米~2厘米,厚0.5厘米~1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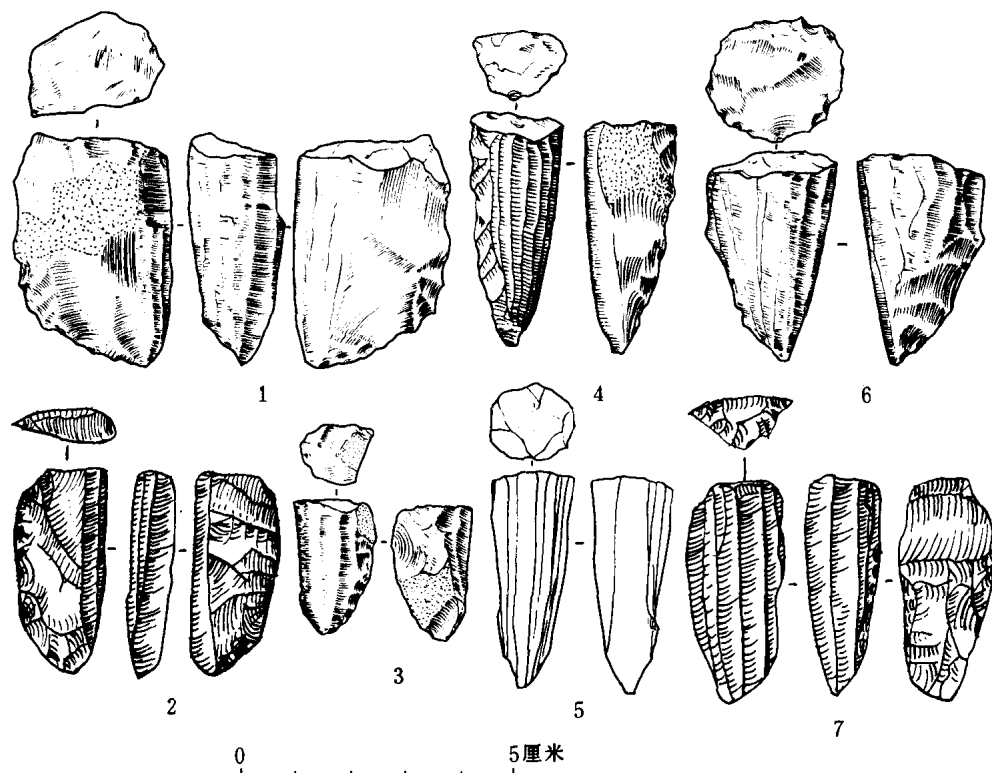


图2 西北科学考察团采集的细石器

1~3. I 式石核(193208-2:1 栅栏,10210:1 哈克,10290:1 格) 4~6. I 式石核(10381:1 哈盖,10278:1 格,193208-2:2 栅栏) 7. II 式石核(10407:1 柯博)

IV 式: 扁锥形石核 3 件。核体呈扁锥形。沿台面四周剥叶。一般一面剥叶条痕细密,另一面则宽短,在原来的宽短痕迹的一面也留有与楔形石核相似的锐缘。10000:3:69:1,石叶条痕宽,台面倾斜,台面角一边大,一边较小(图 3-1)。1932:42:1,石叶条痕细密,台面平整(图 3-2)。长 2.7 厘米~3.2 厘米,宽 1.3 厘米~1.5 厘米,厚 0.5 厘米~0.7 厘米。

V 式: 铅笔头形石核 11 件。台面圆,半径一般不超过 0.6 厘米。有的石核很长,达 4 厘米;有的很短,只有 2.5 厘米。沿台面四周剥叶,但是大部分石核体上,仍可看出有一个侧面经人工从左右交互打击的部分,显然这里也曾是一个尖锐的刃缘。与圆锥形石核相比,铅笔头形石核的石叶条痕一般细而长。铅笔头形石核可能是圆锥形石核的最后形态,但是剥离石叶的用途却可能迥异。不仅如此,铅笔头形石核更能反映出古人良好的细石器制作技术。10294:1,周身剥叶,技术娴熟(图 3-3)。10300:1,台面小,但是有一侧显示出人工从左右加工的痕迹(图 3-4)。长 2.5 厘米~4 厘米,半径 0.3 厘米~0.5 厘米。

VI 式: 圆柱形石核 63 件。台面圆,核体两端的台面大致相当或略有参差。一般沿两端台面四周进行交互剥叶。台面大都经过精心修理,工作面很大。在多数石核的核体上,都留有与工作面相对的无剥叶条痕的背面,有的还遗有交互打击的锐缘。193208-2:3,柱体长,剥叶

条痕长而宽。与工作面相对的一面,有一个交互打击的刃缘(图 3-6)。10328 : 1,工作面相对较小,在其背后,有一个从侧面打击而成的不规则平面,无剥叶痕迹(图 3-7)。长 2 厘米~5.2 厘米,半径 0.5 厘米~1.5 厘米。

Ⅶ式: 半圆柱形石核 14 件。台面作半圆形,经过多向修理,柱形只有圆柱形的一半。在弧形的工作面上一般留有细而长的石叶条痕,与工作面相对的一面是节理面或经过修整的平面。193208-2 : 4,核形长,剥叶条痕长而规整,与工作面相对的一面经过修整,但无剥叶痕迹(图 3-8)。193208-2 : 5,与工作面相对的背面较大,也无剥叶痕迹(图 3-5)。长 3.8 厘米~6.5 厘米,半径 0.5 厘米~1 厘米。

Ⅷ式: 石核坯 64 件。从外观上可分为宽楔形、楔形、不规则柱形(条形)、不规则形四类。宽楔形,似舌形器的一半,一般在侧缘及底缘有经过交互打击而成的“刃缘”,形状十分规整,看不出有使用痕迹。楔形,两侧缘及底缘一般也呈刃状,有的台面已经过修理,似不为舌形器断裂为二分之一后形成。柱形,仅有 1 件,扁体,两侧缘有锐棱,似为楔形石核坯打掉底缘后形成,但无剥叶痕迹^⑨。不规则形,一般都很粗糙,显然还处于粗坯的初级阶段。193236-b1 : 1,宽楔形,台面平整,两侧缘呈刃状,台面下有调整角度的剥片(图 4-1)。193208-2 : 6,楔形,台面经过多次修整,边缘高,中间低,台面角小。两侧缘呈刃状(图 4-3)。10214 : 1,楔形,台面保留部分岩面,边缘经过修整(图 4-4)。193208-2 : 7,棱柱形,台面经过多次修理,两侧缘形成尖锐的刃状,无剥叶(图 4-2)。

细石叶 1641 件,可分三式。

I 式: 长条形石叶 1473 件。巴彦淖尔盟各地出土的细石叶的长宽比例有显著差异,尽管如此,石叶一般都呈长条形。长条形石叶基本保持从石核剥下的原始状态,一般不经过加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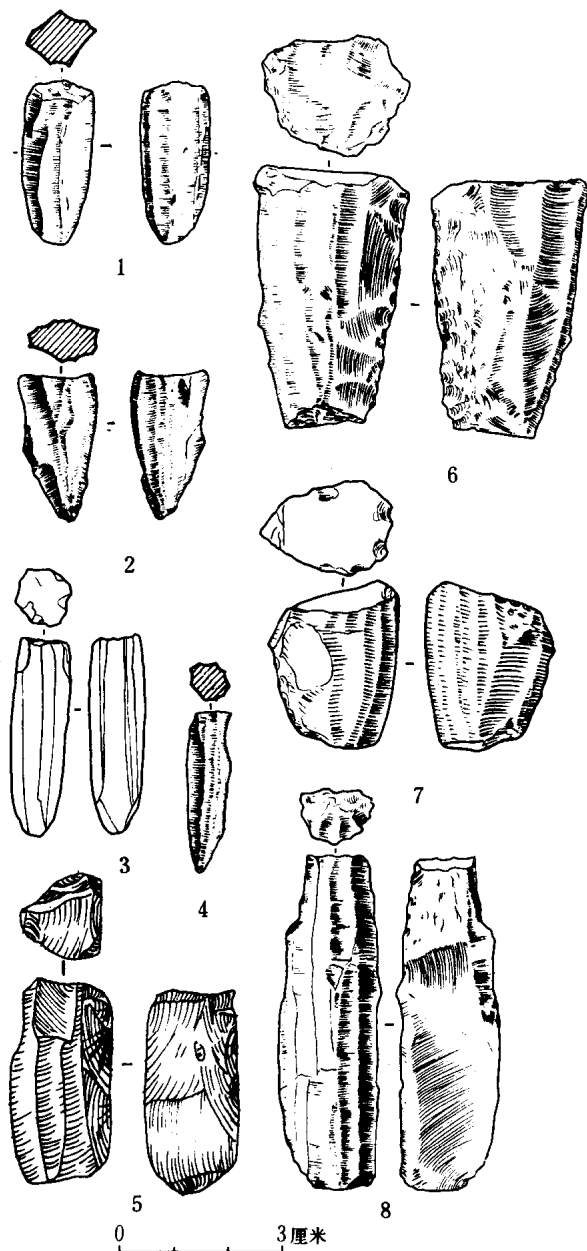


图 3 西北科学考察团采集的细石器

1,2. N 式石核(10000 : 3 : 69 : 1 包、1932 : 42 : 1 胸)
3,4. V 式石核(10294 : 1 格、10300 : 1 格) 5. Ⅶ式石核
(193208-2 : 5 栅栏) 6,7. Ⅵ式石核(193208-2 : 3 栅栏、
10328 : 1 格) 8. Ⅵ式石核(193208-2 : 4 栅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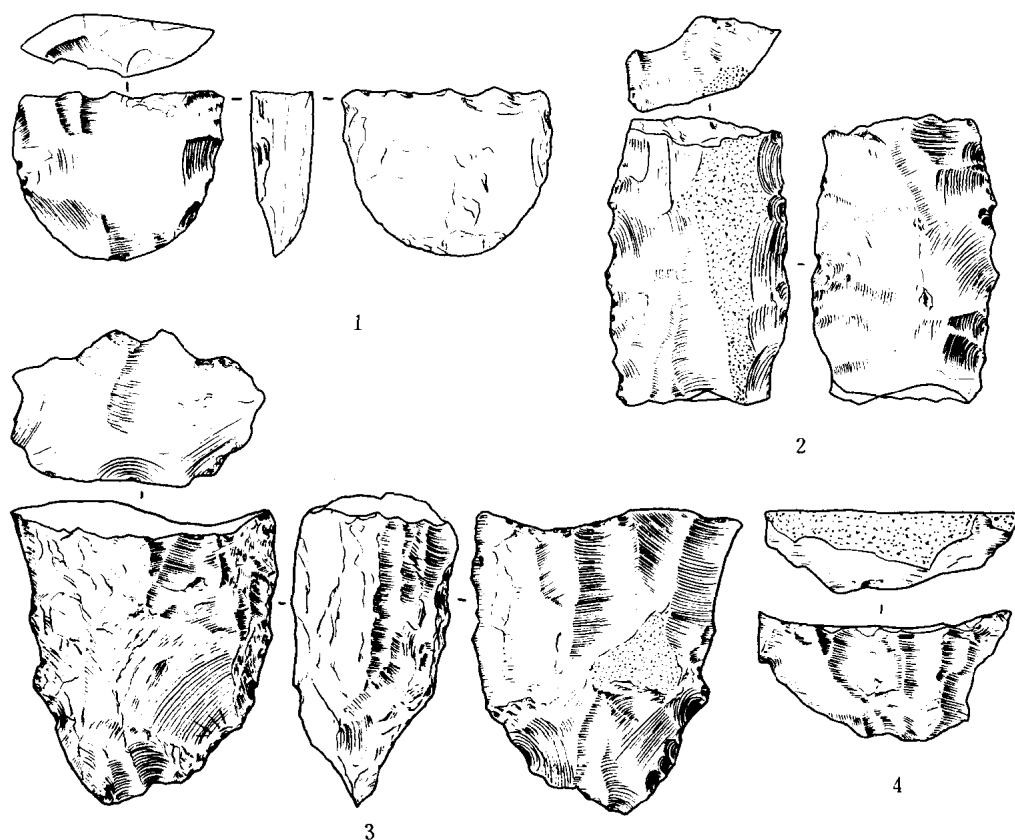


图4 西北科学考察团采集的细石器

1~4. VⅡ式石核(193236-b1: 1 栅栏、193208-2: 7 栅栏、193208-2: 6 栅栏、10214: 1 莫尔)(1. 约 1/3, 余皆 7/10)

有些侧缘有使用痕迹,可能是在剥叶后直接拿来使用的。也有一些是剥叶过程中的副产物(图 5-1~4)。长 0.5 厘米~5 厘米,宽 0.3 厘米~1.3 厘米,厚 0.1 厘米~0.3 厘米。

Ⅱ式: 细石叶尖形器 32 件。一般沿石叶的两边或一边由劈裂面向背面加工成锐利的尖端,也有的采取交互打击和从背面向劈裂面打击的形式。193225-b: 2,采取从劈裂面向背面打击的方式(图 5-6)。10412: 1 的一边由劈裂面向背面加工,底部也采用同样方式进行了加工,大概具有多种功能,也可能一边为了便于镶嵌,一边用于切割(图 5-7)。193225-b: 3,系从石核的锐棱上打击下来的长条形石叶做成。加工方式采取从背面向劈裂面打击的形式(图 5-5)。10419: 1,只在一边由背面向劈裂面加工而成(图 5-8)。长 2.5 厘米~5 厘米,宽 0.3 厘米~1.1 厘米,厚 0.1 厘米~0.3 厘米。

Ⅲ式: 加工石叶石器 136 件。截断石叶的一端或两端,然后采取从劈裂面向背面加工的方式,修整石叶的一边或两边,或两端。也有的石器采用从背面向劈裂面加工的形式。石叶石器大多规整,并且有使用痕迹,一般专门用做镶嵌在骨刀柄上的石刃(图 5-9~13)。长 1 厘米~5.2 厘米,宽 0.4 厘米~1.1 厘米,厚 0.1 厘米~0.3 厘米。

细石器是随着人类对复合工具的需要而产生的。细石叶一般作为石刃镶嵌在木、骨柄上,

与木、骨柄一起成为渔猎工具。细石器反映了采集和渔猎经济的存在。但是关于复合工具的年代及安柄方法还存在着一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二)石片石器

在巴彦淖尔盟发现了大量的石片及石片石器。这些石片及石片石器系指采用直接打击法从石核上击落下的石片和部分打片过程中形成的碎屑及在石片基础上进一步加工形成的石片工具。石片的形态多种多样,总计 2355 件,包括圆形、多边形、不规则形、长条形、三角形等。一般无加工痕迹,个别石片有使用痕迹。说明不经加工的石片也可以用于刮削或切割。一般长 1 厘米~3 厘米,宽 1 厘米~3.5 厘米。石片石器一般指经过第二步加工的石片,且多有使用痕迹。包括圆刮器、弧刃端刮器、多边刮器、长刮器、拇指盖形刮器、凹刃刮削器、尖形器以及以石片加工成的石镞、石矛和石锥钻等等。石片石器与细石器无论在工艺技术上,还是在使用传统上都存在着明显差别。

刮削器 258 件,可分为六式。

I 式: 圆刮器 41 件。形体呈圆形或稍椭,劈裂面平坦,背面隆起,沿周边进行第二步加工。加工痕迹细密,系采用压剥法或间接法自劈裂面向背面加工而成。个别的采取交互打击或自背面向劈裂面加工的方式。有 6 件圆刮器,系采用火成岩沿周边打制而成,石质松脆,边缘加工痕迹不太清楚且不甚锋利,形体较大,估计也是用于切割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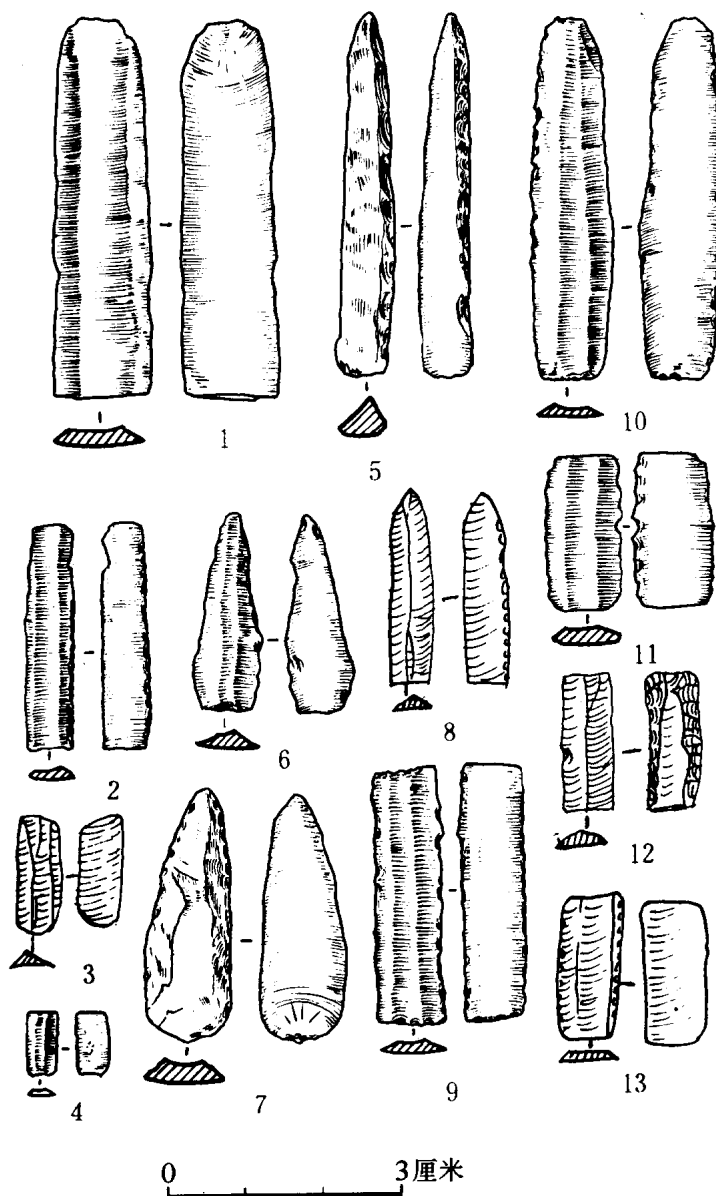


图 5 西北科学考察团采集的细石器

1~4. I 式石叶(10367: 1 哈盖、193225-b: 1 栅栏、10285: 1 格、10241: 1 格) 5~8. II 式石叶(193225-b: 3 栅栏、193225-b: 2 栅栏、10412: 1 柯博、10419: 1 柯博) 9~13. III 式石叶(193209: 1 栅栏、193209: 2 栅栏、10281: 1 格、10434: 1 柯博、M12-18: 1 格)